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

經濟編

人類

知己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轡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

既出於者
父不可不
思二語

客

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壁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隸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侯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

困于齊而乞食，餽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千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不忘故舊

晉文公反國，至河，令邊豆捐之，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

反國邪犯對曰蓬豆所以食也。蓐蓐所以臥也。而君
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
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
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
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擲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
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
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文公卽位。實不及介子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
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
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

今之人無
功而拔之

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
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饒無
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
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
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於遂求其所
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
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漢光武時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
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
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

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劉備在豫州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唐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

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規戒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

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八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日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及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白股紂墨墨以亾君若不非武王乎則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
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
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
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
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
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
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
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欬
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
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

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
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
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
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
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
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
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
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
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
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馳，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嚴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

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敎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旣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

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漢文帝時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陽侯
出見之卽自哀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
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
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
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
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
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
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
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

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予厲王書
諫數之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
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
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王侯邑在淮南者大
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
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
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
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
千石皇帝飭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夫王欲屬國
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

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顧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

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入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韓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
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王諸從蠻夷
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
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
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
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
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
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
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
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

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

崔朝誠
竇憲書

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袁術欲僭號與書諷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

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俱斃幼主東顧乃
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懷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
北異謀于黑山曹操毒被于東徐劉表僭亂于南荆
公孫叛逆于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
命繫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
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
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
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王上非有惡
于天下徒以幼小脅于強臣異于湯武之時也又聞
幼主明智聰敏有風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

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與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于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

晉謝萬爲豫州都督王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郡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

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
能用。果敗。

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王坦
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
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
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
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
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
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員。方員
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

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食日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于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徃反數四。袁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于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于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况策名入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導，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于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惑，楊朱興嘆，況

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
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惟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
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
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
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
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體

慕容皝與庾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
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
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
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

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
先有妹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
害。吾常念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
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
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
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
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
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
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
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拔刃，一時務

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况乃皇皇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棺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汗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叅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是擬之管葛王濛謝

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
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
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
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
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
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
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
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
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教以靜亂源
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靡也

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入狗
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
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
未革也浩固辭不起

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
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
不之憚也以國無他憂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
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
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
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撫軍司馬高

崧言于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喏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

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唐武太后時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珠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

新學錄卷之二
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
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
循嘿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
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執納賂三失也
俳優小人竊盜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
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
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
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
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
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借賞從諫如流之美。庶歲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

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
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
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目司見聽其是
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
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
奉其上矣若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

暇逸乎哉

韓愈諫
臣論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
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
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

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止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

亦行也。九卿有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不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議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議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其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議，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

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能也。竊惑之。豈
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
而爲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
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
意而妄譏。脩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
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
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
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
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
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

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宋歐陽脩上范

司諫書

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以此術致位

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飲之名不如介甫
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
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噶矢柘楊接楫也商
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殺爲法
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
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平府庫
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
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
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

無念哉

劉放與王介甫書

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切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胸

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大厚而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過責也。介甫以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條例。一司已不當置。又其於中

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圖視，
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
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
自爲功名耳。又置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
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
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
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
騷擾百姓者，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
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
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顧市情而使

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遠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効周舍歿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鄴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王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

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
爲治有體天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無
失其家主之法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
定公有親近曰徐原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
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
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
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
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近者藩鎮大臣有言
散青苗錢不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
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

還吾為溫
公移此奉

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
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
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
不得其實者初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辨
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遞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
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
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
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詳
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
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

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切爲介甫不取也。彼
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
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
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
之大計哉。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
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
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
者矣。

司馬光與
王介甫書

國家自行新法以來、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
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爲能、以欺誣爲小閭關。

之民迫於誅歛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貨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培歛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蠡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旣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

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啟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

與吳相書

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

兵燹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
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
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
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
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
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
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御史府中丞虛位
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
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
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

鼎新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
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
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爲
某官時忠鯁直讜蹇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
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
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
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
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絀、其、口、朝、廷、
有、關、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獨、

之忠鯁。直審審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擢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並醜正。嚚嚚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拆。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淪變。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

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書論天下利害羣
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遽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
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
不敢信於天下也固
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
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
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恠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
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石介上孔
中丞書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一

經濟編

人品類

義烈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通窮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

澤人秦之
野人一隊
洞景

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
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
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
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
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
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
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
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
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
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

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
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
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
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郭岐之廣也萬國之順
也從此生矣荆之爲國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
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爲萬乘之太國
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
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
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
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門有

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
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
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
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
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
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呂覽高義篇
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
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
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
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殺獨舜湯飛兔要襄古之

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携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陋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頡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

似其列
除而則
頃集

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

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襄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狐，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

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比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績之袍，束布之衣，新素履，墨劒，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

以。將。矣。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
可。不。得。將。歿。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
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
以。加。乎。

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
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
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
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
生不易而言則歿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
從歿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
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歿之

戰於穀也晉梁弘御戎萊

戰之明日晉襄公

以黜爲知
勇見

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
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
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
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
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
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
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
如怒亂庶遘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

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哭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

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

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
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處嬰曰朔之妻有遺
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處耳無何而朔妻
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
宗滅乎若號卽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
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
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
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
一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祿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
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

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
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
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趙氏孤兒何罪？請
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
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
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胄
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
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大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
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
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

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

舉成更曰
殺此一戚
沈奇

立趙氏後。今子旣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
孟與公孫杵曰。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
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
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
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
君子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
下報亦過矣。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
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單。田單中牟之邑
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

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屣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單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歿。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歿。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

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歿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枲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歿朱厲附將往求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君子歿之意有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歿而我不歿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歿以激天下

不知其臣者。遂往歿之。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子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王之無道

義

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掉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掉而浮乎江三人而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
拘將成譚夫吾令從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
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
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令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
易行也與吾因于而生不若反拘而焚閭閻聞之令
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
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
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
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
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出于閭，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在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日，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軼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若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歿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主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歿不如退而自殺

以禮其君乃自殺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徃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歿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歿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旣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歿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歿君子曰好義乎哉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讎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

布衣之友君。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仲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

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屨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

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漢譙玄以王莽居攝變姓名隱遁後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玄不肯起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嘆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于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

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
師博士許是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
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强召之業
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設弩射
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反託疾
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
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
舉方正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
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

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齒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嘆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于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

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士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係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之曰：「後之哉！」乃對使伏劍而死。是時健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于前，匿情無言，見

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奸通及聞述誅皆
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滛者自殺光武聞而徵
之並會病卒

鮑永事更始及歸光武爲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
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
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
哀而去西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
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
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
也帝意乃釋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
案范知事詭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
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
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
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
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瞽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視及歿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
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
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明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
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

心而反收歛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歿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漚推燥居淫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

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鐘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涪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備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

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鋸斧使就挾于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每上彭拷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

報國卿雖命固宜申斷寬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
掠理令臣謫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駮忤行無義就
拷歿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群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
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
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宗劉寵
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梁冀殺李固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
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
鉞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于前
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

此處用
得腐語

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
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亮長嘆曰居非命之世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
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
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祕歛歸葬二人由
此顯名

張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
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

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軟其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

袁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軟、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改、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

屢辟不至卒于家

曹操圍張超于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恃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曰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濶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

今此比辱雅况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
典籍豈將聞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
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
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
行役特蒙傾盖恩深分厚遂竊大用竄樂今日自還
拔刃乎每登城勒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
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
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
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
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微節無所獲伸，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收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名節，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蒙辱，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八，寧死

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像，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計耳。主人常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

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于境外，滅洪，授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滅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歿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弩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救援，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赦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悉，以明府之于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寧人何！」

忍當捨明麻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薄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耶？」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十八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請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

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于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歿、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布。北還城已陷、皆

赴敵歿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歿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歿無人殯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歿卿哭王經于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旣加于法已備雄感

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
生背死以立于時殿下讐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
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

太守陳楚以韋忠爲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攜子出走
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
以身代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
之忠于是負楚以歸

節士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
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

人生真諦
卷八

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滅曳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撝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歿。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鮑焦衣弊膚見，潔畚將蔬，遇子輿於道。子輿曰：吾子

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道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
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知而行之不已者，是夷行
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夷廉毀，然
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
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
非其世而將其疏，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
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疏而立槁
灰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
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
爲人不詳。鮑子可謂不詳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

矣

諸葛誕爲晉文帝所誅子覲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
竄不出武帝與覲有舊覲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覲
在姊間因就見焉覲逃于廁帝又逼之見謂曰不謂
今日復得相見覲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覲聖顏
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
坐。

龔壯字子瑋絜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
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
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

行義慷慨
憂國此經
手非徒

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
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
之壽猶張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遣一無所取會
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
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秘而不宣乃遣
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
孝旣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
壽旣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
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嘆中
夏多賢士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著

邁德論

石勒謂張賓曰、邾、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旣風俗毀、維
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
趙彭、忠亮篤敏、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
規、勒于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
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大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
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
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
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
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

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旣已聞之矣敢聞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

奸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之私、無游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

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
死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
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于不食陸績豈辭于禁錮
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蘇
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
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興疾遠竄溘盡道途疑
其幽魂必上訴于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
福豈天意于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
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鉅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一二况
福祿乎若使不受困厄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

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何貴于名節者哉

唐李德裕近代

論士

豪俠

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沉相隨行聞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唯季心劇孟耳今公嘗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

聞之皆多袁盎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
於世者謂之遊俠歸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
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
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
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
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
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以喜怒爲賞
罰是以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飭華廢實競趣時利簡
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

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
宴之娛。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
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
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
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稽其實。故虛僞
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
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
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就矣。荀悅遊
俠論

刺客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

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政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餽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驥，豈敢以

有求望邪。聶政口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敢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歿既已塋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以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侯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灰，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韓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歿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

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
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
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歎今乃
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
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
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衛政能
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
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
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
知人能得士矣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軻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逝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
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中然其爲人沈深好書
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
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
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
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
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
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
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

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傳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
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
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
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
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
由對曰請入晉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
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
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
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
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
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
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
以迫於彊秦而弃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
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
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厚交，不顧國家
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
上，必無幸矣。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
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
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

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情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

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歿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歿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歿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歿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

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
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
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
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
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
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
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
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
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
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

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

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

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

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此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人不測之疆、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

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惟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震摺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搢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
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
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
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
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
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
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
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
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
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

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
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旣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
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
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
秦王大怒益發兵請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
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
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
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
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

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傭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

之乃臆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實高特示
此

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漢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尊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

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
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
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
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
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
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
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
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
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
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剝身無可譬

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輕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分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

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歿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歿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脈，遂歿。當此之時，名聞天下。

北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文帝縱反，聞於魏。世祖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文帝復遣刺客。」

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有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諭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唐憲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請中書爲吳元濟遊

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叩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爲，捕得鞠之，并出承宗表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竟

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